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九回 人熊馱韓清過嶺 仙子傳寶氏玄機

人人本有長生藥，自只迷徒枉棄拋。 甘露降時天地合，萌芽生處坎離交。
井蛙應謂無龍窟，籬爭如有鳳巢。
丹熟自然金滿屋，何須尋草學燒茅。

不說韓清爬下樹來。且說林圭尚書在長安居住，因韓夫人與蘆英小姐被崔群奏了憲宗皇帝，趕回原籍，一向不得見蘆英一面，心中甚是記念。一日，正遣人往昌黎縣去探聽蘆英消息，忽見走報人來到府中，稟說：「昌黎縣韓家房屋莊所，俱被洪水漂沒成河，一椽寸土無存。韓夫人連棲身之處俱沒了，好不苦楚淒涼。」林尚書聞了這報，不覺眼中流淚，說道：「韓親家做人鯁直，歷仕忠貞，只指望蔭子蔭孫，流芳百世，住居綿遠，丘壠高封。誰知佛骨一表，遂至人離家散，身死他方。家中又遭水漂波蕩，這正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誰人有背後眼睛，看得後頭兒？我如今只管戀著官職，也是徒然。」當下移本辭官，要回昌黎縣去。喜得憲宗皇帝准他辭本，著他馳驛還鄉。那林圭辭了不受，飄然長往。有詞一闕為證：

黃花兒遍地生，見人家半啟扉。只聽得馬啼兒吃踏吃踏的穿花徑，聽哀猿數聲。過荒郊幾村，又見那兩兩三三牧童兒，騎犢花間映。數郵亭，長亭短亭，不覺的淚珠如雨，分外傷情。

林尚書在路上行了幾日，倍增慘切。轉覺得世情冷暖，人面高低。常常思付湘子，只是不得見面。恰好一日行到閘河去處，見那閘上人紛紛攘攘，往往來來，都是為名為利的。只有一個道童，頭髮蓬鬆，衣衫藍褸，右肩上背著葫蘆一枝，花籃一個，右手中擎著漁鼓一腔，簡子一副，朝著林尚書的面前唱一闕道：

你不學陶彭澤懶折腰，你不學泛五湖范蠡高，你不學張子房跟著赤松子，你不學嚴子陵七里灘垂釣，你不學陸龜蒙筆牀茶灶，又不學東陵侯把名利拋，怎如得我布袍上係麻縑，把漁鼓兒敲。

林尚書聽了一會，便道：「昔年韓退之生日，有道人來勸他出家，他執定主意，只是不聽，致有今日之禍。我如今棄職歸家，也不過為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，光陰迅速，生死難知。這道童唱的道情，倒句句打著下官身上。莫不是有些來歷的人？且喚他來，問他一個端的。」當下，林尚書開口叫道：「唱道情的道童，走上船來，有話問你。」那往來的人見林尚書自己呼喚那道童，竟不知為甚緣故，皮踏皮擁做一堆，攔在面前。那道童聽得叫他，就把兩隻手架著人的肩頭攏將出來，上前道：「大人，小道稽首。」林尚書還了半禮。那些看的人，並旁邊跟從服侍的人，都指手划腳，努嘴弄舌，道：「一路上行來，院道府縣也不知有多少，再三求見還不肯輕意見他，這個醜陋道童有怎麼好處，倒自己開口叫他，又還他半禮，真是古怪蹊蹺的事。」那林尚書雖聽得眾人唧唧噥噥，只得不聽見。便叫：「道童請坐。」那道童一些兒也不遜讓，竟挺身向南坐下。林尚書問道：「家住何方？因何事出家修行？」道童唱道：

我家住終南，有屋三間，蓋的瓦便是青天。四下裡無牆無壁又沒遮攔。萬象森羅為拱鬥，兩輪日月架在雙肩。睡臥時，翻身踟躕，怕觸倒了不遇山。不漏數千年，也是前緣，一朝功行滿三千，前來度有緣。

林尚書道：「師父既是神仙，我情願拜你為師。」道童道：「要小度道你也不難，只怕心不堅強，神不守舍，枉費我心機。」林尚書道：「我棄軒冕如上草，金銀若泥沙；視形骸為臭腐，妻子為委蛻。一心修道，再沒他腸。」

道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此間不是說話之處，你且跟我上來。」當下，林尚書便跟了道童，分開人眾，亂跑而去。家中人慌忙趕上，扯他之時，他拔出劍來，揮斷衣袂，一逕去了。這許多看的人都說林尚書遇仙而去。

看官，且說這道童是怎麼樣人？林尚書為何就肯跟了他去？原來這道童是韓湘子，只為著林尚書原是雲陽子降凡，沖和子既已復職，雲陽子也該回位。因此上湘子扮做道童來點化他。這林尚書一見湘子模樣，認得他是個仙人，就不顧家眷，跟他到了卓韋山上卓韋洞中。林尚書朝著湘子拜了八拜，道：「弟子林圭，得遇師父，望師父指教。」湘子道：「南北宗源在翻卦象，晨昏火候要合天樞，二釜牢封，流珠斷配，情調性合，虎踞龍蟠。《參同契》曰：『離氣納營衛，坎乃不用聰，兌合不以談，希言順洪濛。』又《丹訣》曰：『金翁本是東家子，送在西鄰寄體生；認得喚來歸舍養，配將姪女作親情。』你曉得麼？」林尚書道：「弟子愚迷，再求點化。」湘子唱道：

玄關一竅，先天始交，金木兩相邀。陰汞能飛走，陽鉛會伏調。收拾住，頑猿劣馬，不放半分毫。將心如止水，情同九霄。堅牢，溫養握固烹熬，看取寶珠光耀。

林尚書道：「蒙師指教，弟子頓悟前因。敢不佩服？」唱一闕道：

金丸玄妙，蒙師傳教。但得個啟發愚迷，敢憚劬勞。愛仙家歲月，金闕清高。香消寶篆，煙散九霄，從今散誕得逍遙。

湘子道：「你既領悟，便須勇猛精進，不可一念懈怠。若稍坐弛，復墮鬼趣。」林尚書道：「圭雖不敏，焉敢自暴自棄。」從此以後，林尚書在卓韋洞中朝修暮煉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韓清那一日爬下樹來，正要望南走去，只見一個人熊，滿身滿面都是毛披蓋著，止有一雙眼睛紅亮亮露出來，看見韓清要走，便飛也似一般跑過來。韓清抬頭一看，驚得抖做一堆，口也開不得，身子也動不得，閉著眼，蹲倒在地上。人熊見韓清的個模樣，曉得怕他，開口便笑，那張嘴直掀到耳朵邊，一發怕人得緊。韓清只是閉著眼，不敢看他。他便伸出那熊掌來，把韓清從頭到腦了又搗，捏了又捏，口中唧唧啾啾，就象說話的一般，唧啾了許多時候，韓清再不敢動一動。人熊見韓清不理他，他便把韓清一拖，拖將起來，背在肩膀上，就走過山那邊去。韓清初然問怕他夾生吃了下去，驚得木呆；後來見他馱著自家，一溜煙的走，才有些甦醒轉來。便哭哭啼啼，告訴他道：「人熊，人熊，你是有靈性知覺，不是那蠢然無知的畜生。我是一個沒爺沒娘、沒親戚朋友管顧極苦惱的人，你馱我到那裡去？莫不是又有個苦人國在那大盡頭裡？」這人熊一頭走，一頭唧唧啾啾的不住聲，就像似回答他的一般。韓清見他像個曉得人事的模樣，又告訴他道：「我哥哥叫做韓湘子，他是大羅天上一位神仙，我父母、嫂嫂都虧他度化了，只有我一個他不來度化，丟得不上不落，沒處投奔。你若真有靈性，就馱我到湘子那裡去罷！」人熊顛頭簸腦，就像應他的一般，馱了韓清只顧走。逾山越澗，過嶺穿林，一些兒也沒礙絆。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只是沒有酒飯吃，只好吃些山果流泉，到晚來傍岩依窟，和人熊一處宿歇。

一連走了十數日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，壁立千仞，巨石臨危，臨之者目眩魂悸，投足無所，危險萬狀，人鬼難行。人熊馱了韓清，梯山渡水，凡歷七百餘處，如履平地踏坦途，毫不差跌。韓清在他背上思忖道：「我在孤苦伶仃之際，得遇著這個人熊，自分必死，誰知他馱著我，過了這許多世界，不知他著落我在那個去處？算來前日就該死了，如今也是多活的，但憑他馱我到那裡罷！」一路裡付量，又過了幾處，只見一伙樵夫走將來。人熊看見樵夫，也不慌不忙，只是馱著韓清走。那伙樵夫見他馱著個人，也不來趕，只是唱著道情。韓清到了這個時節，大聲叫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」一個樵夫在那人熊肩膀上扯了韓清下來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在那裡地方遇見這畜生，被他馱了來？」韓清正要答應，內中一個樵夫歇下擔，說道：「你是韓清？為何被他馱到這裡？老夫人、林小姐在那裡去了？」韓清道：「你是張千不是？」樵夫道：「我是千道人。」韓清道：「你是怎麼千道人？倒認得我。」樵夫道：「我就是張千。」韓清道：「你昔年同李萬跟老爺到潮陽，聞得在路上被老虎咬了去，怎的逃走來躲在這個山裡？」張千道：「這裡叫做卓韋山，山上庵兒內有一位沐目真人，是天上大羅仙子，專一在這山裡救度受苦的人，我兩個吃老虎銜到這裡，蒙真人收留在此，砍柴斲草，躲得無常。就是老爺，也虧湘子大叔領來這裡，投拜師父，講傳妙道，證果朝元。如今在大羅天上逍遙快樂。這個人熊也是沐目真人案下伏事的，他馱了你來，是你的造化到了。你快快整理衣襟，跟我們同進庵中，投拜真

人，做個徒弟，傳些金丹奧訣，也好得免無常二字。」韓清朝著～這伙樵夫唱一個喏道：「感謝指教！」又向人熊唱一個喏道：「感謝救命之恩！」當下，揚揚自得跟了他們進庵參見真人，道：「弟子韓清叩見。」真人道：「你是韓清，來此何干？」韓清再拜道：「來投師父，做個徒弟。」真人道：「你那母親、嫂嫂在那裡？」韓清道：「遇見兩位神仙，度他上天去了。」真人道：「那裡是怎麼神仙，明明是電鼉天子，蚌蟹將軍！」只這兩句話，嚇得韓清俯伏在地下，頭也不敢拾起來。口中叫道：「韓清死罪死罪！」真人道：「你前日在長安時節，假裝韓公子，要打那唱道情的道人，如今又在背後辱罵神仙，你這樣人如何做得我的弟子？」韓清道：「弟子有眼不識泰山，望師父慈悲則個。」真人把頭顛一顛，那人熊便走近案前，真人暗暗吩咐了幾句，人熊依先馱了韓清就走。一逕馱到長安城中五鳳樓前，丟下便走。那管五鳳樓的人役，看見人熊馱這人來，慌忙報與憲宗皇帝。

憲宗皇帝宣韓清進去，問道：「汝是何人？住在何處？在那裡遇著人熊，被他馱了來？」韓清道：「臣名韓清，父是禮部尚書韓愈。」憲宗聽得一韓愈二字，便問道：「韓愈如今在那裡？」韓清道：「臣父死在潮陽公署。」憲宗道：「卿家還有何人？」韓清道：「只臣一人。」憲宗道：「卿父一生鯁直，朕每每念之。卿既是嫡枝，與卿為五經博士，以表朕旌忠之意。」韓清謝恩而退。當在長安重整基業，再續箕裘。表過不題。且說湘子把兩朵雲送得韓夫人、林蘆英到了麻姑庵，只見一個仙子坐在庵內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如處女。韓夫人與蘆英俯伏稽顙，懇求指教。仙子道：「學仙者，先要消除七罪，守著五戒三皈依，方得明心見性，復命歸根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怎麼叫做七罪，望師明詔。」仙子道：「學仙者，先要消除七罪，守著五戒三皈依，方得明心見性，復命歸根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怎麼叫做七罪，望師明詔。」仙子道：

- 一、為師者，將邪作正，法非真傳，偽傳於信心之人，其師墮於撥舌地獄，果滿後，受百劫豺狼之報；
- 二、為師者，將正法傳與非人，輕忽怠慢，不生信心，其師受鐵杖地獄之報；
- 三、為弟子者，受師正法，不行修煉，慢法輕師，當受無間地獄之報；
- 四、為弟子者，受師正法，心生退悔，破齋犯戒，其罪受鐵錘地獄之報；
- 五、為弟子者，受師正法，視正行邪，其罪受鐵牀地獄之報；
- 六、為弟子者，謗經毀典，唾罵佛祖，其罪受無手無足蟲類之報；
- 七、為弟子者，正法不加精進，近財遠道，虛糜日月，外正心邪，外明年暗，其罪至重累及九族，皆墮地獄。

仙子說罷，韓夫人與蘆英又在案前叩首道：「弟子有緣，得遇師父，再不敢口是心非，只望師父著實闡明點化。不知還有那三皈依，那五樣戒？」仙子道：「皈依五戒，俱在一心，我說與你們聽：

- 一皈依道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為妙道；
- 一皈依經，法輪常轉，晝夜不息；
- 一皈依師，朝暮參究，小心伏事，養正為功，莫投邪境。
- 一戒殺，體上帝好生之，草木蟲蟻並是域中生命；
- 一戒貪，修身修己，不萌覬覦之心；
- 一戒色，不好邪淫，使元氣精神常固，紛華靡麗，一切皆空，不生羨慕；
- 一戒言，不妄言語，斷除嬉謔；一戒葷，不飲酒，不食肉，不使志亂，不萌朵頤。

此八件者，有一不依，則神呵鬼譴，大道難成。正是：饒君使盡千般計，總是虛囂妄用心。韓夫人與蘆英道：「弟子件件依得。望師父慈悲，早賜點化。」仙子點動漁鼓，唱一闕《步蟾宮》道：

坎離坤兌分子午，須認取自家祖宗。地雷震動山頭雨，要洗濯黃芽出土，捉得金精牢固閉。煉庚申覆生龍虎，雙開夾脊過崑崙，得氣力時思量我。

蘆英聽罷，上前道：「弟子本性愚迷，無能解脫，再求仙師指點一番。」仙子道：「精氣神為一身主宰，一身為神氣之府；形不得神而氣不生，神不得氣而精不生，神氣精不得形，則不能立。煉形返歸於一氣，煉氣復入於虛無，始得與道合真，變化無方。蓋男子修仙曰煉氣，女子修仙曰煉形。先積氣於乳房，然後安爐立鼎，行太陰煉形之法。」又唱道：

聽吾所告，仙丹匪遙，八卦布週遭。保守的嬰兒壯，相從的姪女嬌，請得個黃婆媒。合離坎，換中爻，向西南採取初生藥苗。須調火候，火候須調，溫養著汞鉛丹灶。

韓夫人上前告道：「弟子年邁力衰，比不得蘆英處子，望師父再指教一番。」仙子又唱道：

汞鉛丹灶，能飛善消，火候最難調。便誘得心猿順當，防著意馬驕，若不把離爻換坎，這乾坤怎交？若誤一分毫，工夫虛渺。還須著意，著意烹熬，才顯出金丹玄妙。

仙子唱罷，道：「你兩人如今醒悟了麼？」蘆英道：「弟子再求點化。」仙子又道：

仙家至高，修真最豪。千歲宴蟠桃。金破須金補，泥坯用上包。參不透得這些消息，總是話虛囂。便存神運氣，身心枉勞。金銷石煉，石鑠金燒。空被那眾仙譏笑。

韓夫人與蘆英當下大悟，便叩首道：

性非聰慧，不識得玄妙理，幸尊師啟愚。指與我，進道機，參透了先天一氣。出生死，把凡胎脫離。這消息，幾人知，天空海闊，飛躍任鳶魚。

仙子道：「既爾領悟，萬勿懈弛。我暫往海外蓬萊，回來領你們去朝參西王母娘娘。」說畢，騰空而去。韓夫人婆媳兩個，得了仙子的秘密玄言，奧深妙道，曉得了周大火候，運用抽添，把那朱裡汞留存，金鼎水中銀，先下玉池流，得滿身中金光燦爛，黍米珠圓，只是沒有點化丹頭，還不得飛昇天界。條忽已經二載，一夕月明如晝，星宿森羅，萬籟無聲，百緣不動。韓夫人與蘆英步出中庭，仰天拜道：「師父去經許久，如何再不回來？」拜猶未罷，只見湘子、呂師按落雲頭，立在面前了。韓夫人道：「師父，你怎的許久不來？我兩人那日兒不懸望你。」呂師道：「觀汝容顏改換，相貌希奇，大丹已是成了；只有那九還七返的工夫，尚未滿足。」湘子道：「工夫雖未滿足，師父肯把那煉就的還丹慈悲喜捨，自然指日飛升。」呂師道：「大丹人手為難，只怕他們還沒有這福分。」湘子道：「此般至寶家家有，只要時人著眼看；大發慈悲，同登道岸。」當下，呂師便把葫蘆一傾，恰好傾出兩粒紅、三粒白丹，拿在掌中。湘子道：「師父方才說一粒也是難得的，如今傾出兩紅三白，不識怎的取用？」呂師道：「兩紅三白，取用各有不同。」湘子道：「紅白既分仙機秘密，弟子有所不知，願師指授。」呂師唱道：

仙家最高，仙興最豪，仙關一訣真玄妙。眼見蓬萊遠，丹成路不遙。白雲封洞，弱水沉毛；輕身飛渡赴蟠桃。滿斟仙酒仗，光燄自凌霄。

湘子道：「弟子多言，師慈幸勿見罪。」畢竟不知這紅白二丹怎麼分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正是：

- 煎鉛煉汞不為真，服氣餐霞總是心。
- 九祖超登金闕上，遨遊自在羨長春。